

孫幹楊君著
理芳何君譯

聖五傷方濟各行實



香港
公散
真理
學會
出版

聖五傷方濟各實行

著者：楊幹蓀

譯者：何芳理

香港教真理學會出版

聖五傷方濟各行實

一九四九年三月出版

定價：港幣叁元

著者：Johannes Joergensen

譯者：何芳理

審准者：香港
教恩理覺

出版兼
發行者：公
教真理學會
香港干諾道中八號
呈帝行二樓

承印者：中國印刷公司

聖五傷方濟各行實

太陽歌

「你們因主所造的萬物，請來讚美天主；

一齊慶祝他，光榮他，於無窮世之世！

請主所有的天神，共同讚美天主；

高高在上的諸天，回首讚美天主！

低低在下的流水，到處讚美天主；

請主所有的威力，一齊讚美天主！

太陽！月亮！共請讚美天主；

普天所有的星辰，統請讚美天主！

時雨！甘露！下來讚美天主；

請主所有神靈，集團讚美天主！

火和熱，熱心讚美天主；

寒和冷，嚴肅地讚美天主！

冰和雪，純潔地讚美天主；

黑夜！白天！皆請讚美天主；

光明！黑暗！咸請讚美天主；

白雲！閃電！同讚美天主！

大地！起來頌揚天主；

全體慶祝他，光榮他，於無窮世之世！

山岳！丘陵！低頭頌揚天主！

滿地萬紫千紅的生物，一齊頌揚天主！

急湍！清泉！澈底頌揚天主！

海洋，江河！齊請頌揚天主！

所有水產的動物，同來頌揚天主；

所有天上的飛鳥，羣起頌揚天主！

太陽歌

聖五傷方濟各行實

所有曠野的走獸，踴躍頌揚天主；

請所有人類的子孫，綿綿不絕地頌揚天主！

依臘爾族，天主的選民，同聲讚頌天主；

一致慶祝他，光榮他於無窮世之世！

天主的司鐸，請讚頌天主；

天主的僕人，請讚頌天主！

義人的靈魂，請讚頌天主；

所有聖人聖女，和謙卑的心靈，集體請讚頌天主！

主，但願你被慶祝讚頌於諸天之上；

發揚光大無窮世之世！」

目 錄

第一編 聖堂的修理人	一
第一章 病後的調養	一
第二章 幼年時期及青年時期	七
第三章 卑路西亞的監獄	二〇
第四章 恩博來大的明見	二三
第五章 給癲瘋病人的熱吻	三〇
第六章 聖達彌盎堂的苦像	四五
第七章 方濟各離家棄產	五四
第二編 傳播福音的宗徒	七五
第一章 最初的幾個門徒	七五
第二章 講道權的准許	九七

第三章 多爾多河……………一二六

第四章 天神之后堂和新來的幾位門徒……………一三八

第五章 聖女嘉辣……………一六二

第三編 歌咏天主的詩人……………一八七

第一章 對於天上的飛鳥講道……………一八七

第二章 在義大利境內的傳教事業……………一九七

第三章 小小零碎地首堂的全大赦……………二一九

第四章 聖神降臨節的常年會務大會……………二三八

第五章 胡高麟樞機主教……………二四七

第六章 在遠方各地的傳教事業……………二五八

第七章 方濟各參加十字軍東征……………二七四

第八章 最初大不稱意的事件——著名的革棚會議……………二八〇

第九章 誥誡與會規……………二八九

第十章	甘心情願守神貧的精神與奮鬥	三〇八
第十一章	第三會	三二一
第十二章	一二二三年的會規	三三五
第十三章	克來焦的馬槽	三四九
第四編	孤芳自賞的獨修士	三五七
第一章	幾封有意義的信	三五七
第二章	幾個關於做好教友的榜樣	三六八
第三章	幾點關於做好教友的忠告	三七八
第四章	一個完全跟着耶穌走以後的大奇蹟	三九五
第五章	良兄弟的祝福及亞爾薊兒那山的告別	四〇九
第六章	太陽歌	四一七
第七章	遺囑逝世	四三一
第八章	夏葛琳兄弟的熱淚	四五一

聖五傷方濟各行實

第一編 聖堂的修理人

聖安多尼諾說：

「方濟各有時隱在獨修洞裏祈求，

有時很熱心在聖堂做修理的工作。」

第一章 病後的調養（註一）

大約七百年以前，有一天早晨，在意大利亞細西（Assisi）城，有一位年青人經過好好的睡了一夜以後，開始醒轉來，因為他生病生得相當重，也相當久，久病以後給他的印象，好像是重新再開始做人一樣。

在他病房裏所有的窗戶，還都緊緊地關閉着；在外面，時候雖然還很早，可是新曉的曙光早已普照了大地。正在他寢室的對面，是主教公署的聖母大堂，堂裡的鐘聲早就在催促人快去望那頭台彌撒。有一縷

强有力的光線正從那遮隱板的細縫裏鑽了進來，第一個到他的臥房裏來，好像是向他請安似的。

這一線的光明，這位年青人並非是初次看到它，在他病後調養的幾個星期當中，每天清晨，一醒來便和它會面。停一忽兒，他的媽媽會來把他窗子打開，那時窗外輝耀奪目的陽光，會大量地湧進來。再停一忽兒，便會有人拿早餐來給他吃，也會有人來給他整理床鋪。——他睡在一張寬闊的床上，在鋪床的時候，他慣常把自己移動到床的那邊去，好在床的這一邊睡過的地方，讓人家給他整潔，——然後他很舒服地躺著，還稍微感覺到有點兒疲倦，然仍表現安樂有福的神容，向窗外探望那秋季美麗的青天，天上連一朵雲也沒有。同時那隔壁鄰舍家裏有骯髒的水，倒在石子路旁，也靜靜可以聽到。後來是太陽自己出現來探視病房，陽光從右邊的牆壁上緩緩掃射到病房的中央來，光照在那用精美的石片所鋪成地面上；等到它熱烈地注射到上床來，這表示已是中午，馬上就會有人送飯來的辰光啦。午餐吃了以後，有人重新會來給他關閉窗戶；就在這半暗半明的靜室中，他可以收斂心身，再休息一忽兒。待他醒來仍有人把室外的光明送還給他，不過到了那時太陽已離開了窗門；病人坐在他的床上，正可以欣賞那美麗的遠景，從這曠空茫茫的巨谷遙望那蒼山鬱林，山林上披著有層層薄深青色的細紗，等到紅不多時的夕陽，快要落山的時候，那頓時就成一片紅霞，不曉得的還疑爲天際火燒，這是意大利秋天的晚景，煞是好看！無奈晚景不長，很快可以變成黑夜。在黑夜未到期，他可以聽到羊羣紛擾雜沓而來，咩！咩！叫着進牠們的棧，辛苦地從田野

裏趕羊回來的牧童，也於頑皮嬉笑中高唱着山歌。繼牧童歌聲而起的，還有那娓娓動聽的民間歌曲，從前和現在一樣，到處流行，曲調音節雖太遲緩了一些，然而他的意義是最淺顯不過的，聽了容易引起年青人的秋緒，同時又是多麼柔和悅耳，催人入眠！待所有的歌聲都寂然無聞，那才是夜深人靜的光景。那時遠遠在高山的頂巔上懸掛著一顆又大又亮的明星；這顆星兒一出，便須在病房裏關窗點燈，點一盞孤零零的守夜燈，這盞燈每使人回憶到從前病人如何夜夜發高溫度的寒熱，常常做醜惡可怕的凶夢，夢魘如何不斷困擾他睡眠。自從那個時候起，這盞燈便經常陪着病人點到天亮。

可是這大早晨，他久病以後的情緒特別活躍，他要想在今天第一次起床。他多麼喜歡到別的房間裏去看看，看看所有好久沒有接觸到的東西。他也想下到房屋的底層，進到他爸爸的布店裏去，看看店舖裏來往的顧客或幫店員們量布，把大鵝絨，錦繡緞子，或把多斯加納（Toscana）上品的毛呢以及其他較為笨重的布疋整理一下。

正當他在這樣想中，房門忽而開了開來，好呀，這是他的媽媽進來啦，自從他生病以來，每天早晨她老是在這個時候來看他，爲他準備吃早餐，而且在她的手裏正拿著一包東西說：

「我爲你做了這一套新衣服，我親愛的方濟各。」

說着她便把那包東西放在他的旁邊。他吃完了早餐便下床來穿這件新衣服，同時他的媽媽走近了窗邊

探頭向外望清說：

「多麼清朗的早晨，多麼美麗的太陽！看，對面斐多那（Bettona）所有的房屋，我都可以分別得出來，好像中間隔着的山谷，今天特別窄小狹隘起來了，在那半路上好些葡萄園裏，依所拉，羅馬內斯加（Isola Romanesca）真好比是在一條河中央的一個小島似的！從所有的烟窗裏出來了似小小雲霧的烟，都清清楚楚地向上升着，好比剛纔我在聖堂裏看到從香爐中出來向祭台所奉的香一樣。啊，我的方濟各，像在這種清明早晨的天氣，我覺得天也美麗，地也美麗，天和地好像合成爲一個美麗的大聖堂。堂裏却巧又逢到是個大慶的節日，似乎天地間所有的受造物大家都聯合起來在讚頌天主，感謝天主！」

對於這些話，方濟各聽了一句也沒有回答。等到新衣服穿好了，他忽而感覺着沒有力氣說：

「呵，我的主，怎麼我一點勁兒也沒有啦！」

「生過病的人總是如此的」，他的媽媽接着換了語氣說。「這要躺在床上，終夢想以爲甚麼都可以做，可是脚一落地，便要覺得沒有力氣啦。我也是生病的過來人，我的孩子，我最易瞭解你目前的情緒，就是因爲這個緣故，所以我拿了一根手杖來給你。」

說着她就到扶梯頭去拿一根手杖來，手杖的柄是用象牙嵌鑲成的。於是做孩子的，一手靠着媽媽的臂

膀，一手拿着拐杖，一同散步出來。

自從半小時以來，方濟各離開他的媽媽，獨自一個人步出家門，到那郊外去散步。他和他的媽媽一出病房，先到各房間裏去巡視一周。他們一進店舖裏去，所有的店員都向他們笑逐顏開的歡迎着說：

「早安！畢嘉太太！早安！大少爺！」並對方濟各，大家祝賀健康。後來方濟各覺得有到外面去走一趟的興趣，去遊玩田野，葡萄園瞻仰自由的天空，鑒賞田野巨谷的遠景。

現在他一個人獨立在亞細西城的郊外蘇比爾（Surbasio）山的脚跟，通福里尼（Foligno）的大路上，他就站在这路上依靠手杖上，欣賞大自然。在他的面前，滿地是葡萄園，看到那像手腕粗的葡萄藤，蜿蜒着如熱帶地方的長虫，那綠油油的叢葉底下，滿掛着一簇一簇重得很的紫葡萄；這使他想不久就是採葡萄做酒並在地窖裏藏葡萄酒的快樂日子了，再下去一點，在那陡峭的斜坡上，開始滿地是橄欖樹，好像在整個山谷中滿地鋪了一大堆銀灰色的絲絨毯一樣，至於極目四望在那天邊青山白雲的深處藏着一堆一堆的像白石塊的小村落。

可是方濟各遇到這樣的良辰美景還是心不在焉，好像沒有看到一樣。從前他一看知道這種足以賞心悅目的自然圖畫，一看到那高擡雲霄的層峯，不由他不心花怒放，現在如同木偶人毫無感覺，有情人好似無情人一樣。他從前那樣排山倒海的心胸，現在好像是衰老得連一點熱血一點生氣也沒有似的：現在世間上的

一切，好像和他漠不相關的，他並不喜歡看到。秋天的太陽好像爲他太熱，他便站到那陰涼的地方去。樹蔭又好像爲他太涼，他又覺得秋日的暖和可愛，又重新回到太陽底下去。走山坡路使他覺得腳骨酸，又感到肚子餓，因而忽然想吃一點好菜，喝一口好酒。想到他的青春已似流水般的過去，又不禁悲從中來。他從前認爲永遠足以使他歡娛的東西，現在並不覺得有可以歡娛的地方，現在他覺悟到凡是使他可以感到快活的東西，終有窮盡的一天，這難免使他惶恐起來。任何使他可喜的東西，就是像碧雲天，芳草地，青山白日等較爲久長的東西，他在病中像一個滾落的君王，總覺得至少這些東西他是可以永遠鑑賞而不至於喪失的，無奈現在立在這大自然的面前，他反而覺得是等於立在一個「無中之無」的面前一樣，並不感覺到有興趣。反而覺得負戀這人世間終要過去的東西，而把自己「生從何來，死往何去」的重要問題擺在腦後，這是天下最糊塗的人所做最糊塗的事。這好比是把聖枝主日所用以表示光榮的棕櫚樹枝燒了變成爲聖灰瞻禮所用的灰木一樣，神父用這灰末放在每個教友額面的中心，同時在額上劃一個十字聖號慎重地警告他說：

「請你要記得，你這個人無非是灰末！」這句話是真的。灰末灰木，天地萬物，所有一切的受造物，都無非是灰末、沙塵、腐敗、死亡、虛偽的虛偽！

方濟各眼望着長空，如痴如呆，立在那裏很久，好像一切存在的東西都在他的眼面前消滅了似的，於

是很覺着掃興，就靠着拐杖，緩步從舊路踱回到城裏來。正是秋日多悲懷，感慨以長嘆！

天主對我們說：「我要爲你滿路散播着荊棘。」這一天爲方濟各是到了——這一天有一隻神秘的手，在歡筵大廳的牆壁上，寫了關於死亡的話。

這位年青人開始回頭改過，他未始不回到人家所犯的錯誤，如同他自己的錯誤一樣。他自己覺在他的內心，正在改變他做人的宗旨，同時他聯想到他的朋友們，從前他常和他們到這裏來，也一同站在這裏共同欣賞這大自然的美景，現在他做人的態度，好像比人高一等，因而發生反感，自言自語地說：

「他們是多麼狂放無守，實在是太醉心於可暫而不可久的東西了！」

說着他便緩步踱回家裏來了。

（註一）我努力把這一幕的情景，從新編製起來。我所採用的資料大都在薛拉諾（Celano）弟兄所著的聖方濟各行實第一章，在聖文都拉所著各種傳記如（Legenda Major）第一章第二節以及徐連史比拉（Julien de Spire）所著十月份的諸聖言行集第二卷（Acta Sanctorum）第五六三頁中大都均有詳盡的記載。

第二章 幼年時期及青年時期

方濟各當時的年紀大概是二十三歲左右，他的家住在意大利翁白里亞省（Umbria）蘇巴爵山的山坡上

，有一個相當著名的小都市，名叫亞細西城，他的爸爸是這城裏首富之家，常在法意兩國之間做布生意的，名叫伯爾納多內伯多祿（Bernadone），他的祖先原在魯克城（Luques），屬於著名的莫利哥尼（Morioni）族（註一），世代也是經商為業的。至於方濟各的媽媽，名叫畢嘉（Pia）（註二）是法國普羅（Provence）省人。他的爸爸常往法國去做買賣，因而認識這個姑娘。他們結婚以後，仍在亞細西城，一同在家久住。（註三）

據傳亞細西城原來是初世紀聖伯多祿的門徒向西方來傳教的目的地而且是致命聖人路費諾（Rufino）流血的聖地（註四）。

十二世紀的中葉，為紀念致命聖人，曾建築聖路費諾大堂，為當時城中最雄壯的建築物。

現在這古老的大堂還存在，我們還可以看到那羅馬式的聖洗池，聽說於一一八二年九月廿六日，方濟各就在這堂中領洗的。

從十五世紀有人傳說畢嘉第一次懷孕到了要生產的時候，發覺是個難產。當時有一個朝拜聖堂的人在外敵門，他對開門的女傭人表示，倘他的主母，能從她華美的寢室，移到馬棚裏去，在馬槽裏鋪草，就在草上生產的話，她一定可以脫離這難產的困苦。女傭人報知主母，就照這樣做。果然，產婦還沒有在馬棚裏安置好，忽於一陣痛苦的叫聲中，一個男性的嬰孩安然出了世，這表示這新出世的嬰孩，生來就效法吾